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一

學海堂

古文尚書考

元和惠徵君

棟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
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麻班固作律麻志鄭

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

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六

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備伏生

八篇大誓後得故二十九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呂尚書

為備臣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也三學謂逸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

禮尚書左傳左傳解誼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

為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古文得錄其篇箸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

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

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為孔氏之

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

大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為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

頤之書非壁中之文也頤采摭傳記作為古文以給後世後世

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孔氏

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既備著其目復為

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孔氏古文尚書五十八篇



堯典梅氏分出舜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皋陶謨

梅氏分出益稷

棄稷

即益

禹貢

甘誓

五子

之歌

嗣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梅氏次大甲

典寶

梅氏次湯

誓

伊訓

梅氏次湯誥

肆命

原命

般庚上

般庚中

般庚

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大誓上

大誓中

大

誓下

牧誓

武成

建武之際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雒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繫命

當作畢命

柴誓

梅氏次文侯之

命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蓋賈馬

尚書三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內般庚

三篇同卷大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

九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

篇卽卷也

與桓君山說合

藝文志四十六卷兼序言之

鄭氏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

舜典

汨作

九共一

九共二

九共三

九共四

九共

五

九共六

九共七

九共八

九共九

大禹謨

棄稷

五子之歌

嗣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名陳政教所當爲也

原命

武成

旅獒

栗命

當作畢命

藝文志云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

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

列于學官所謂十六篇者卽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正

義曰以九共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爲十六

孔沖遠以孔氏十六篇爲張霸僞書其說之可疑者有四焉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茲多於是矣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几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案傳先述逸書後稱百兩明逸書非百兩其疑一也經典序錄曰百二篇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夫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亦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僞書者乎其疑二也成帝之時百篇具在向歆父子領校秘書皆得見之歆撰三統秭述伊訓武成畢命諸篇悉孔氏逸書之文也

觀歆移太常書知其
孔氏古文具在

後武成亡於建武之際至東漢之末嗣征伊訓猶有存者故鄭

康成注書閒一引之

注禹貢引嗣征注典寶引伊訓

若百兩之篇傳在民間

王充

論衡曰百二篇書傳在民間

與壁中古文真偽顯然當時學者咸能辨之

衡論

十八卷引百兩篇云伊尹死大霧三日

豈有識古如劉子駿篤學如鄭康成以民

閒偽書信為壁中逸典者耶其疑三也律秣志載伊訓篇曰惟

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

勿死霸

古文魄霸通

若翌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畢命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云云案其文與梅氏所載略同後

人帝之為張霸偽書者也愚攷王充論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

出祕尚書以校攷之無一字相應者夫霸書不與百篇相應何

後出古文獨與之同其疑四也

孔冲遠又言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此說

謬耳百二篇與秘尚書無一字相應安得如冲遠所云且律厯志所據逸書皆本三統厯子駿親見古文豈可以偽書席之

辨正義四條

正義曰伏生本二十八篇般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為五十八

案漢元以來尚書無所謂三十三篇者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三

十一卷者歐陽也

蓋般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
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為三篇二十

九篇者夏侯也

依伏生篇數
增大誓一篇

三十四篇者馬鄭也

般庚大誓皆
析為三篇分

顧命王若曰以下為
康王之誥故三十四

梅氏去大誓三篇

梅既去大誓則
止有三十一篇

而分堯

典皋陶謨為舜典益稷二篇於是有一十三篇之文是其謬耳

且五十八篇既因於別錄其中增多二十五篇又不與班氏藝

文志相應

藝文志止十六篇出九共八
篇為二十四此鄭氏書也

進退皆無據也

正義曰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以足鄭注

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

案霸所僞有百兩篇無偽造二十四篇之說二十四篇之文共九

同卷實十六篇劉歆班固皆以為孔安國所得逸書非張霸書也自東

晉二十五篇之文出於是始以二十四篇為偽書信所疑而疑

所信此後儒所以不能無辨也

梅氏偽書如吳才老朱晦菴陳直齋吳草廬趙子昂諸人皆能

辨之但不知鄭氏二十四篇為孔氏真古文耳

正義曰鄭氏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康

王之誥又大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

篇為五十八以此二十四篇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

卷除八篇故爲十六首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
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
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
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

案壁中尙書安國家獻之劉向從而校之故知見行之書文字
異者七百有餘增多之篇舜典已下一十有六康成俱次篇目
皆仍孔氏之舊如以十六篇爲僞書則當日秘府所藏亦難深
信而梅氏五十八篇之文又何所據以傳於後耶

正義曰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
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
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

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材好博旣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尙書公逸並與孔異

案漢世儒者惟鄭氏篤信古文故於易傳費氏於書傳孔氏於詩傳毛氏皆古文也許慎亦從賈逵受古學其僞說文解字解書孔氏詩毛氏由是言之鄭祖孔學又何疑乎蓋古文自膠東庸生已下代有經師扶風杜林又得西州秦書互相攷證衛賈馬諸君皆傳其學故有雅材好博之稱平帝立古文而十六篇不著於錄以故絕無師說沿至建武武成之篇間有公者尹敏

孫期丁鴻張楷皆通古文然闕續傳講二十九篇而已

大誓後得古文

實二十
八篇

由西漢俗儒

夏侯勝
師丹輩

信今疑古發弃內學抑而不宣至

康成注書嗣征伊訓僅有存焉然猶能舉其篇章辨其亡逸者此炎漢四百年古文經師之力也迄乎永嘉師資道喪二京逸

典咸就滅亡

具隋經
籍志

于是梅頤之徒

偽書當作偏于王肅肅好
造偽書以詆康成家語其

一奮其私智造為古文傳記逸書摘摭殆盡

詳下

若拾遺秉而

作飯集狐腋以為裘

二語本
朱錫鬯

雖於大義無乖然合之鄭氏逸篇

不異百兩之與中書矣蓋孔氏既有古文而梅復造之鄭自與梅異非與孔異也

證孔氏逸書九條

孔君伏生傳書雖有古今之異皆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默相契

合如伏生書有堯典無舜典有咎繇謨无弃稷以二篇本闕也而孔氏逸書别有舜典弃稷二篇正可補伏生之闕又書大傳虞傳有九其篇云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薛宣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云今逸書亦有是篇伏生見之孔氏傳之此信而有徵者

王氏應麟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

朱均管蔡之比

楚士媿以五觀此于朱均管蔡

愚案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

啟乃淫溢康樂

啟乃當作啟子溢與洪同

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

于酒

湛與耽同耽淫濁亂也

滷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

當作天

天用弗

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

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

今本夏訛殷

忘伯禹之命

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
略五子者武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啟十一年放

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

漢東郡有畔觀縣

彭伯壽

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卽五觀也楚語士媿曰啟有

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

逸事

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卽墨子所云淫溢康樂萬舞翼翼是也又云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

平家巷卽周書所云忘伯禹之命遂凶厥國是也

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

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俱潛夫論皆依以

爲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

不待辨而明矣

書正義云鄭氏注禹貢引嗣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詩鹿鳴

聖賢集解 卷三十三
云承筐是將鄭箋曰承猶奉也書曰厥筐元黃

興國建安本作
筐厥元黃訛

正義云今禹貢止有厥筐元纁之文而鄭注禹貢引嗣征曰厥
筐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嗣征文鄭誤也當在古文武成篇矣鄭
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尙書故不同耳愚案孔氏逸書有嗣征篇
漢末猶存故鄭氏引之孔冲遠必欲黜鄭扶梅使梅氏僞書得
以行世豈非弃周鼎而寶康瓠歟

孔氏逸書有湯誥篇司馬遷從安國問采入殷本紀今梅氏別
撰一篇如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云云此湯誓之文也
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亦言墨子載湯誓其辭若此明湯誥
無此文也湯誥之文安國尙不得而知之况馬鄭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云吉當爲告古文

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逸書有此

篇當康成時已亡也緇衣又引云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注云天當為先字之誤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

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

就湯矣鄭為此言者據孔氏逸書為說蓋古文書序咸有一德

次湯誥後

書正義云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殷本紀于湯誥之下即云伊尹

作咸有一德各單作明居鄭傳賈逵之學馬遷從孔安國問皆得其實今偽孔氏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者妄也故鄭

以尹告為伊尹告成湯即書序之咸有一德也又當克夏之後

故云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皆古文說也今梅氏以尹吉一篇之

文分屬大甲又以咸有一德為陳戒大甲之辭失之遠矣

劉歆三統秬載伊訓篇

律麻志同

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